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六

唐紀三十二

起疆圉大淵獻十二月盡昭陽大荒落凡六年有奇始丁丑十二月

終癸巳凡六年零一月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上

天寶六載十二月己巳上以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徵靈磬入朝靈磬大懼仙芝見靈磬趨走如故靈磬益懼副都護京兆程千里押牙畢思琛及行官王滔等皆平日構仙芝於靈磬者也仙芝面責千里思琛曰公面如男子心如婦人何也又捽滔等欲笞之既而皆釋之謂曰吾素所恨於汝者欲不言恐汝懷

通鑑卷一百六  
憂今既言之則無事矣軍中乃安初仙芝爲都知兵馬使猗氏人封常清少孤貧細瘦顴目一足偏短求爲仙芝廉不納常清日候仙芝出入不離其門凡數十日仙芝不得已留之會達奚部叛夫蒙靈啓使仙芝追之斬獲略盡常清私作捷書以示仙芝皆仙芝心所欲言者由是一府竒之仙芝爲節度使即署常清判官仙芝出征常爲留後仙芝乳母子鄭德詮爲郎將仙芝遇之如兄弟使典家事威行軍中常清嘗出德詮自後走馬突之而過常清至使院使召德詮每過一門輒闔之既至常清離席謂曰常清本出寒

微郎將所知今日中丞命爲留後郎將何得於衆中相陵突因叱之曰郎將須斃死以肅軍政遂杖之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及因以狀白仙芝仙芝覽之驚曰已死邪及見常清遂不復言常清亦不之謝軍中畏之惕息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以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以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

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  
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峻胡人胡人則勇決  
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  
爲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  
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  
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七載夏四月辛丑左監門大將軍知內侍省事高力  
士加驃騎大將軍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  
呼之爲兄諸王公呼之爲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

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其家富厚不貲於西  
京作寶壽寺寺鐘成力士作齋以慶之舉朝畢集擊鐘  
一杵施錢百緡有求媚者至二十杵少者不減十杵然  
性和謹少過善觀時俯仰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  
士大夫亦不疾惡也 五月壬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

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赦天下免百姓來載租庸擇  
後魏子孫一人爲三恪 六月庚子賜安祿山鐵券

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  
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甲辰遷給事中兼御史中  
丞專判度支事恩幸日隆 蘇冕論曰設官分職各有

通鑑卷三百六  
三  
司存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  
據洎姦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民以厚  
歛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禍使天  
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  
唱其端楊慎矜王鉉繼遵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仲尼  
云寧有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誠哉是言前車旣覆後轍  
未改求達化本不亦難乎 冬十月庚戌上幸華清宮

十一月癸未以貴妃姊適崔氏者為韓國夫人適裴  
氏者為虢國夫人適柳氏者為秦國夫人三人皆有才  
色上呼之為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每命婦

入見玉真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三姊與錡錡五家凡  
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輻湊其門惟恐  
居後朝夕如市十宅諸王及百孫院昏嫁皆以錢千緡  
賂韓虢使請無不如志上所賜與及四方獻遺五家如  
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旣成見它  
人有勝已者輒毀而改為虢國尤為豪蕩一旦帥工徒  
突入韋嗣立宅即撤去舊屋自為新第但授韋氏以隙  
地十畝而已中堂旣成召工巧墁約錢二百萬復求賞  
技虢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  
蜴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十二月戊戌

或言玄元皇帝降於朝元閣制改會昌縣曰昭應廢新豐入昭應辛酉上還宮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翰擊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謂之應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是歲雲南王歸義卒子閣羅鳳嗣以其子鳳迦異為陽瓜州刺史

八載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釗奏請所在糶變為貨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物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以賞之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

家無有限極三月朔方節度等使張齊丘於中受降城西北五百餘里木刺山築橫塞軍以振遠軍使鄭人郭子儀為橫塞軍使夏四月咸寧太守趙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餘條狀未達林甫知之諷御史逮捕以為妖言杖殺之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曠騎府兵日益墮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其六馱馬牛器械糗糧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為太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

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  
交五月癸酉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  
徒有官吏而已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耻  
爲之其曠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  
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  
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  
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中國無武備矣 太白山  
人李渾等上言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主福  
壽之符命御史中丞王鉷入仙遊谷求而獲之上以符  
瑞相繼皆祖宗休烈六月戊申上聖祖號曰大道玄元

皇帝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  
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皇  
帝睿宗謚曰玄真大聖皇帝竇太后以下皆加謚曰順  
聖皇后 辛亥刑部尚書京兆尹蕭炅坐賊左遷汝陰  
太守 上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帥隴右河西及突厥  
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  
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  
多貯糧食積樁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  
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  
日期可克如期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

士卒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頃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謫卒二千戍龍駒島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盡沒 閏月乙丑以石堡城爲神武軍又於劍南西山索磨川置保寧都護府 丙寅上謁太清宮丁卯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赦天下褫袷自今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 秋七月冊突騎施移撥爲十姓可汗 八月乙亥護密王羅真檀入朝請留宿衛許之拜左武衛將軍 冬十月乙丑上幸華清宮 十一月乙未吐火羅葉護失里怛伽羅遣使表稱竭師王親附吐蕃困苦小勃律鎮軍阻其糧

遣臣思破凶徒望發安西兵以來歲正月至小勃律六月至大勃律上許之

九載春正月己亥上還宮 羣臣屢表請封西嶽許之 二月楊貴妃復忤旨送歸私第戶部郎中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婦人識慮不遠違忤聖心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豈忍辱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妾罪當死陛下幸不殺而歸之今當永離掖庭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不足爲獻惟髮者父母所與敢以薦誠乃翦髮一縷而獻之上遽使高力士召還寵待益深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  
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中  
書舍人竇華嘗退朝值公主進食列於中衢傳呼按  
轡出其間宮苑小兒數百奮槌於前華僅以身免

安西節度使高仙芝破羯師虜其王勃特沒三月庚  
子立勃特沒之兄素迦爲羯師王 上命御史大夫  
王鉷鑿華山路設壇場於其上是春關中旱辛亥嶽  
祠災制罷封西嶽 夏四月己巳御史大夫宋渾坐  
賊巨萬流潮陽初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及兵部侍郎  
兼御史中丞楊釗恩遇浸深溫遂去林甫而附之爲

釗畫代林甫執政之策蕭及渾皆林甫所厚也求  
得其罪使釗奏而逐之以翦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

五月乙卯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

此始 秋七月乙亥置廣文館於國子監以教諸生

習進士者 八月丁巳以安祿山兼河北道採訪處

置使 朔方節度使張齊丘給糧失宜軍士怒毆其

判官兵馬使郭子儀以身捍齊丘乃得免癸亥齊丘

左遷濟陰太守以河西節度使安思順權知朔方節

度事 辛卯處士崔昌上言國家宜承周漢以土代

火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爲二王後事下公卿

集議集賢殿學士衛包上言集議之夜四星聚於尾  
天意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介鄴公  
以昌為左贊善大夫包為虞部員外郎 冬十月庚  
申上幸華清宮 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  
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  
得之時上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羣臣表  
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為觀以祝聖壽上悅  
安祿山屢誘奚契丹為設會飲以莨菪酒醉而阬  
之動數千人函其酋長之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  
入朝上命有司先為起第於昭應祿山至戲水楊釗

兄弟姊妹皆往迎之冠蓋蔽野上自幸望春宮以待  
之辛未祿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  
考前此聽祿山於上谷鑄錢五壚祿山乃獻錢樣千  
緡 楊釗張易之之甥也奏乞昭雪易之兄弟庚辰  
制引易之兄弟迎中宗於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賜  
一子官釗以圖讖有金刀請更名上賜名國忠 十  
二月乙亥上還宮 關西遊弈使王難得擊吐蕃克  
五橋拔樹敦城以難得為白水軍使 安西四鎮節  
度使高仙芝偽與石國約和引兵襲之虜其王及部  
衆以歸悉殺其老弱仙芝性貪掠得瑟瑟十餘斛黃

金五六橐駝其餘口馬雜貨稱是皆入其家楊國忠  
德鮮于仲通薦為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  
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雲南太守  
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不應虔  
陀遣人詈辱之仍密奏其罪閣羅鳳忿怒是歲發兵  
反攻陷雲南殺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十載春正月壬辰上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甲  
子合祭天地於南郊赦天下免天下今載地稅丁酉  
命李林甫遙領朔方節度使以戶部侍郎李暉知留  
後事 庚子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從者爭西

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駙馬程昌裔  
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於上上為之杖殺楊氏  
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上命有司為安祿山  
治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  
帟器皿充物其中有帖白檀牀二皆長丈闊六尺銀  
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於厨廩之物皆飾以金  
銀金飯甕二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篋  
各一它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每令  
中使為祿山護役築第及造儲侍賜物常戒之曰胡  
眼大勿令笑我祿山入新第置酒乞降墨敕請宰相

至第是日上欲於樓下擊毬遽為罷戲命宰相赴之  
日遣諸楊與之選勝遊宴侑以梨園教坊樂上每食  
一物稍美或後苑校獵獲鮮禽輒遣中使走馬賜之  
絡繹於路甲辰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  
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襜  
褕裏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後宮歡笑問其  
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  
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  
尚服世古以來頂大死老鳥也  
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霄不出頗有醜聲  
而外上亦不疑也 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入朝獻

所擒突騎施可汗吐蕃酋長石國王竭師王加仙芝  
開府儀同三司尋以仙芝為河西節度使代安思順  
思順諷羣胡割耳斃面請留已制復留思順於河西  
安祿山求兼河東節度二月丙辰以河東節度使  
韓休珉為左羽林將軍以祿山代之戶部郎中吉溫  
見祿山有寵又附之約為兄弟說祿山曰李右丞相  
雖以時事親三兄必不肯以兄為相溫雖蒙驅使終  
不得超擢兄若薦溫於上溫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  
甫出之為相必矣祿山悅其言數稱溫才於上上亦  
忘曩日之言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為節度副使知

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爲留後判官河東事悉以  
委之是時楊國忠爲御史中丞方承恩用事祿山登  
降殿階國忠常扶掖之祿山與王鉞俱爲大夫鉞權  
任亞於李林甫祿山見林甫禮貌頗倨林甫陽以它  
事召王大夫鉞至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  
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祿  
山於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林甫每見雖盛冬常汗沾  
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  
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爲十郎旣歸范陽  
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

語安大夫須好檢校輒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  
祿山旣兼領三鎮賞刑已出日益驕恣自以曩時  
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  
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爲之解圖讖  
勸之作亂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  
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及家僮百餘人皆驍  
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多聚兵仗分遣  
商胡詣諸道販鬻歲輸珍貨數百萬私作緋紫袍魚  
袋以百萬計以高尚嚴莊張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爲  
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容

通鑑卷三百一  
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慶爲爪牙尚雍奴人本名不危頗有辭學薄遊河朔貧困不得志常歎曰尚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齧草根求活邪祿山引置幕府出入卧内尚典牋奏莊治簿書通儒萬歲之子孝哲契丹也承嗣世爲盧龍小校祿山以爲前鋒兵馬使治軍嚴整嘗大雪祿山按行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閱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 夏四月壬午劔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州仲通將兵八萬分二道出戎雋州至曲州靖州南

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且曰今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我我將歸命吐蕃雲南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閣羅鳳戰軍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閣羅鳳斂戰尸築爲京觀遂北臣於吐蕃蠻語謂弟爲鍾吐蕃命閣羅鳳爲贊普鍾號曰東帝給以金印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

未戰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舊制百姓有勲者免征役時調兵旣多國忠奏先取高勲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高仙芝之虜石國王也石國王子逃詣諸胡具告仙芝欺誘貪暴之狀諸胡皆怒潛引大食欲共攻四鎮仙芝聞之將蕃漢三萬衆擊大食深入七百餘里至恒羅斯城與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羅祿部衆叛與大食夾攻唐軍仙芝大敗士卒死亡略盡所餘纔數千人右威衛將軍李嗣業勸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衆在前人畜塞路嗣業前驅奮大槌擊之人馬俱斃仙芝乃得過將士相失別將沂陽段秀實聞嗣業之聲詬曰避敵先奔無勇也全已棄衆不仁也幸而得達獨無愧乎嗣業執其手謝之留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還至安西言於仙芝以秀實兼都知兵馬使爲已判官 八月丙辰武庫火燒兵器三十七萬 安祿山將三道兵六萬以討契丹以奚騎二千爲鄉導過平盧千餘里至土護真水遇雨祿山引兵晝夜兼行三百餘里至契丹牙帳契丹大駭時久雨弓弩筋膠皆弛大將何思德言於祿山曰吾兵雖多遠來疲弊實不可用不如按甲

息兵以臨之不過三日虜必降祿山怒欲斬之思德請前驅效死思德貌類祿山虜爭擊殺之以爲已得祿山勇氣增倍奚復叛與契丹合夾擊唐兵殺傷殆盡射祿山中鞍折冠簪失屨獨與麾下二十騎走會夜追騎解得入師州歸罪於左賢王哥解河東兵馬使魚承仙而斬之平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近二旬收散卒得七百人平盧守將史定方將精兵二千救祿山契丹引去祿山乃得免至平盧麾下皆亡不知所出史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起執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鄴使早出已與哥解

并斬矣契丹圍師州祿山使思明擊却之 冬十月

壬子上幸華清宮 楊國忠使鮮于仲通表請已遙

領劔南十一月丙午以國忠領劔南節度使

十一載春正月丁亥上還宮 二月庚午命有司出

粟帛及庫錢數十萬緡於兩市易惡錢先是江淮多

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

市井不勝其弊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爲易取期一

月不輸官者罪之於是商賈囂然不以爲便衆共遮

楊國忠馬自言國忠爲之言於上乃更命非鉛錫所

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如故 三月安祿山發蕃漢



步騎二十萬擊契丹欲以雪去秋之耻初突厥阿布  
思來降上厚禮之賜姓名李獻忠累遷朔方節度副  
使賜爵奉信王獻忠有才略不爲安祿山下祿山恨  
之至是奏請獻忠帥同羅數萬騎與俱擊契丹獻忠  
恐爲祿山所害白留後張暉請奏留不行暉不許獻  
忠乃帥所部大掠倉庫叛歸漠北祿山遂頓兵不進

乙巳改吏部爲文部兵部爲武部刑部爲憲部

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鉷權寵日盛領二  
十餘使宅旁爲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  
得前中使賜賚不絕於門雖李林甫亦畏避之林甫

子岫爲將作監鉷子準爲衛尉少卿俱供奉禁中準  
陸海岫岫常下之然鉷事林甫謹林甫雖忌其寵不  
忍害也準嘗帥其徒過駙馬都尉王繇繇望塵拜伏  
準挾彈命中於繇冠折其玉簪以爲戲笑旣而繇延  
準置酒繇所尚永穆公主上之愛女也爲準親執刀  
七準去或謂繇曰鼠雖挾其父勢君乃使公主爲之  
具食有如上聞無乃非宜繇曰上雖怒無害至於七  
郎死生所繫不敢不爾鉷弟戶部郎中錡凶險不法  
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鉷  
恐事泄捕得託以它事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

公主之子王繇之同產也。話之私庭，鉞使長安尉賈季鄰收會繫獄，縊殺之。繇不敢言，鐸所善邢緯與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前期二日，有告之者。夏四月乙酉，上臨朝，以告狀，面授鉞使捕之。鉞意鐸在緯所，先使人召之。日晏，乃命賈季鄰等捕緯。緯居金城坊，季鄰等至門，緯帥其黨數十人持弓刀格鬪，突出。鉞與楊國忠引兵繼至，緯黨曰：「勿傷大夫人。」國忠之僉密謂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也。」緯鬪，凡走至皇城西南隅，會高力士引飛龍禁軍四百至，擊斬緯，捕其黨皆擒之。國忠以狀白上，曰：「鉞必預謀，上以鉞任遇深，不應與同道。李林甫亦爲之辯解，上乃特命原鐸不問。然意欲鉞表請罪之，使國忠諷之。鉞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鉞大逆當誅。」戊子，敕希烈與國忠鞫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獄具，鉞賜自盡。鐸杖死於朝堂。鉞子準，僞流嶺南，尋殺之。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鉞賓佐莫敢窺其門，獨采訪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初，李林甫以陳希烈易制，引爲相，政事常隨林甫。左右晚節遂與林甫爲敵。林甫懼會李獻忠叛，林甫乃請解朔方節制，且薦河西節度

使安思順自代庚子以思順爲朔方節度使 五月  
戊申慶王琮薨贈靖德太子 丙辰京兆尹楊國忠  
加御史大夫京畿關內採訪等使凡王鉷所縮使務  
悉歸國忠初李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  
遇之國忠與王鉷俱爲中丞鉷用林甫薦爲大夫故  
國忠不悅遂深探邢綽獄令引林甫交私鉷兄弟及  
阿布思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踈林  
甫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爲仇敵矣 六月甲子  
揚國忠奏吐蕃兵六十萬救南詔劍南兵擊破之於  
雲南克故隰州等三城捕虜六千三百以道遠簡壯

者千餘人及酋長降者獻之 秋八月己丑上復幸

左藏賜羣臣帛癸巳楊國忠奏有鳳皇見左藏庫屋  
出納判官魏仲犀言鳳集庫西通訓門九月阿布思  
入寇圍永清柵柵使張元軌拒却之 冬十月戊寅

上幸華清宮 己亥改通訓門曰鳳集門魏仲犀遷  
殿中侍御史楊國忠屬吏率以鳳皇優得調 南詔  
數寇邊蜀人請楊國忠赴鎮左僕射兼右相李林甫  
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辭上言必爲林甫所害貴妃亦  
爲之請上謂國忠曰卿暫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  
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爲巫言一

見上可小愈上欲就視之左右固諫上乃令林甫出  
庭中上登降聖閣遙望以紅巾招之林甫不能拜使  
人代拜國忠比至蜀上遣中使召還至昭應謁林甫  
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爲相以後  
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十一月丁卯林甫  
薨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  
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  
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  
妬賢疾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  
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

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庚申以楊國忠  
爲右相兼文部尚書其判使並如故國忠爲人彊辯  
而輕躁無威儀旣爲相以天下爲已任裁決機務果  
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頥指氣使莫不  
震懼自侍御史至爲相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才  
行時名不爲已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  
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秦  
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旣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  
遂隱居嵩山國忠以司勳員外郎崔圓爲劔南留後  
徵魏郡太守吉溫爲御史中丞充京畿關內採訪等

使溫詣范陽辭安祿山祿山令其子慶緒送至境爲  
溫控馬出驛數十步溫至長安凡朝廷動靜輒報祿  
山信宿而達 十二月楊國忠欲收入望建議文部  
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滯淹  
者翕然稱之國忠凡所施置皆曲徇時人所欲故頗  
得衆譽 甲申以平盧兵馬使史思明兼北平太守  
充盧龍軍使 丁亥上還宮 丁酉以安西行軍司  
馬封常清爲安西四鎮節度使 哥舒翰素與安祿  
山安思順不協上常和解之使爲兄弟是冬三人俱  
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祿山謂翰曰我父胡

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  
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爲其忘本故也兄苟見親翰  
敢不盡心祿山以爲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  
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乃止陽醉而散自是爲怨  
愈深 棣王琰有二孺人爭寵其一使巫書符置琰  
履中以求媚琰與監院宦者有隙宦者知之密奏琰  
祝詛上上使人掩其履而獲之大怒琰頓首謝臣實  
不知有符上使鞠之果孺人所爲上猶疑琰知之囚  
於鷹狗坊絕朝請憂憤而薨 故事兵吏部尚書知  
政事者選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

通鑑卷三百六  
審自春及夏其事乃畢及楊國忠以宰相領文部尚書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於私第密定名闕

十二載春正月壬戌國忠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長官皆集尚書都堂唱注選人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其間資格差繆甚衆無敢言者於是門下不復過官侍郎但掌試判而已侍郎韋見素張倚趨走門庭與主事無異見素湊之子也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爲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辭上爲改定數字仲通以金填之楊國忠使人說安祿山誣李林甫與阿布思謀

反初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林甫與阿布思約爲父子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壻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爲所累附國忠意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二月癸未制削林甫官爵子孫有官者除名流嶺南及黔中給隨身衣及糧食自餘貲產並沒官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林甫棺抉取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己亥賜陳希烈爵許國公楊國忠爵魏國公賞其成林甫之獄也夏五月己酉復以魏周隋後爲三恪楊國忠欲攻李林甫之短也衛包以助邪貶夜郎尉崔昌貶烏雷尉阿布思爲

回紇所破安祿山誘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 壬辰以左武衛大將軍何復光將嶺南五府兵擊南詔 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已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爲相祿山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擊吐蕃拔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部落 初高麗人王思禮與翰俱爲押牙事王忠嗣翰爲節度使思禮爲兵馬使兼河源軍使翰擊九曲思禮後期翰將斬之旣而復召釋之思禮徐曰斬則遂斬復召何爲楊國忠欲厚結翰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

使秋八月戊戌賜翰爵西平郡王翰表侍御史裴冕爲河西行軍司馬是時中國威疆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三千里間閭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 九月甲辰以突騎施黑姓克汗登里伊羅蜜施爲突騎施可汗 北庭都護程千里追阿布思至磧西以書諭葛邏祿使相應阿布思窮迫歸葛邏祿葛邏祿葉護執之并其妻子麾下數千人送之甲寅加葛邏祿葉護頓毗伽開府儀同三司賜爵金山王 冬十月戊寅上幸華清宮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地相鄰

晝夜往來無復期度或並轡走馬入朝不施鄣幕道路爲之掩目三夫人將從車駕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爲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國忠仍以劔南旌節引於其前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權勢遣其子昭應尉撫先白之撫伺國忠入朝上馬趨至馬下國忠意其子必中選有喜色撫曰大人白相公郎君所試不中程式

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兒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撫惶遽書白其父曰彼恃扶貴勢令人慘嗟安可復與論曲直遂置暄上第及暄爲戶部侍郎珣始自禮部遷吏部暄與所親言猶歎已之淹回珣之迅疾國忠旣居要地中外餉遺輻湊積縑至三千萬匹上在華清宮欲夜出遊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諫曰宮外即曠野安可不備不虞陛下必欲夜遊請歸城闕上爲之引還是歲安西節度使封常清擊大勃律至菩薩勞城前鋒屢捷常清乘勝逐之斥侯府果毅段秀實諫曰虜兵羸而屢北誘



我也請搜左右山林常清從之果獲伏兵遂大破之受降而還 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前進士廣平劉迺以選法未善上書於昱以爲禹稷臯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若嗇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六

夏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七

唐紀三十三

起開元敦化并盡永光浹灘四月凡二年有奇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下

十三載春正月己亥安祿山入朝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庚子見上於華清宮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爲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 甲辰太清宮奏學士李琪見玄宗皇帝乘紫雲告以國祚延昌 唐初詔敕皆

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碁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太常卿均皆翰林院供奉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均草制楊國忠諫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爲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止乙巳加祿山左僕射賜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 丙午上還宮 安祿山求兼領閑廐羣牧庚申以祿山爲閑廐

隴右羣牧等使祿山又求兼總監壬戌兼知總監事祿山奏以御史中丞吉溫爲武部侍郎充閑廐副使楊國忠由是惡溫祿山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別飼之 二月壬申上朝獻太清宮上聖祖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大皇太帝癸酉享太廟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光孝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謚曰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謚孝故也甲戌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

帝赦天下 丁丑楊國忠進位司空甲申臨軒冊命  
已丑安祿山奏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羅  
等勲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資加賞仍好寫告身付  
臣軍授之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  
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三月丁酉朔祿  
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受之驚喜恐楊  
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沿河而下令船夫執繩  
板立於岸側十五里一更晝夜兼行日數百里過郡  
縣不下船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  
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祿山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

士錢之長樂坡及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  
怏怏必知欲命爲相而中止故也上以告國忠曰此  
議他人不知必張垪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張均爲建  
安太守垪爲盧溪司馬垪弟給事中垪爲宜春司馬  
哥舒翰亦爲其部將論功敕以隴右十將特進火拔  
州都督燕山郡王火拔歸仁爲驃騎大將軍河源軍  
使王思禮加特進臨洮太守成如璆討擊副使范陽  
魯炅臯蘭府都督渾惟明並加雲麾將軍隴右討擊  
副使郭英又爲左羽林將軍英又知運之子也翰又  
奏嚴挺之之子武爲節度判官河東呂諲爲度支判

官前封丘尉高適爲掌書記安邑曲環爲別將程  
千里執阿布思獻於闕下斬之甲子以千里爲金吾  
大將軍以封常清權北庭都護伊西節度使夏四  
月癸巳安祿山奏擊奚破之虜其王李日越六月  
乙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侍御史劔南留後李  
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  
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饑死什七八乃引還  
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  
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  
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  
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  
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  
可復救何得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秋  
七月癸丑哥舒翰奏於所開九曲之地置洮陽澆河  
二郡及神策軍以臨洮太守成如瑒兼洮陽太守充  
神策軍使楊國忠忌陳希烈希烈累表辭位上欲  
以武部侍郎吉溫代之國忠以溫附安祿山奏言不  
可以文部侍郎韋見素和雅易制薦之八月丙戌以  
希烈爲太子太師罷政事以見素爲武部尚書同平  
章事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

尹李峴不附已以災沴歸咎於峴九月貶長沙太守  
峴禕之子也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  
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瑄言所部  
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  
上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  
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冬  
十月乙酉上幸華清宮十一月己未置內侍監二  
真正三品 河東太守兼本道採訪使韋陟斌之兄  
也文雅有盛名揚國忠恐其入相使人告陟贓汚事  
下御史按問陟賂中丞吉溫使求救於安祿山復爲

國忠所發閏月壬寅貶陟桂嶺尉溫澧陽長史安祿  
山爲溫訟寃且言國忠讒疾上兩無所問 戊午上  
還宮 是歲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  
三十八鄉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九百六萬九千一  
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  
十四載春正月蘇毗王子悉諾邏去吐蕃來降 二  
月辛亥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  
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畫給告身韋見素謂揚國忠  
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  
當極言上未允公其繼之國忠許諾壬子國忠見素

通鑑卷二百七  
五  
入見上迎謂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見素因極言  
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國忠遂巡不敢  
言上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  
策可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  
賈循爲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爲平盧節度使楊光翽  
爲河東節度使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上留不  
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  
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竭忠奉國無有二心上謂  
國忠等曰祿山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東北二虜藉  
其鎮遏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循華原人也

此爲節度副使

隴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入朝道

得風疾遂留京師家居不出 三月辛巳命給事中

裴士淹宣慰河北 夏四月安祿山奏破奚契丹

癸巳以蘇毗王子悉諾邏爲懷義王賜姓名李忠信

安祿山歸至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稱疾不出  
迎盛陳武備然後見之裴士淹至范陽二十餘日乃  
得見無復人臣禮楊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使京兆  
尹圍其第捕祿山客李超等送御史臺獄潛殺之祿  
山子慶宗尚宗女榮義郡主供奉在京師密報祿山  
祿山愈懼六月上以其子成昏手詔召祿山觀禮祿

山辭疾不至秋七月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控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車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亦泄上託以他事撲殺之上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且曰朕新爲卿作一湯十月於華清宮待卿神威至范陽宣旨祿山踞牀微起亦不拜曰聖人安隱又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灼然詣京師即令左右引神威置館舍不復見數日遣還亦無表神威還見上泣曰臣幾不得見大家 八月辛卯免今

載百姓租庸

冬十月庚寅上幸華清宮

安祿山

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獨與孔目官太僕丞嚴莊掌書記屯田員外郎高尚將軍阿史那承慶密謀自餘將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來屢饗士卒秣馬厲兵而已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爲敕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即從軍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十一月甲子

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衆號二十萬反於范陽命范陽節度副使賈循守范陽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守平盧別將高秀巖守大同諸將皆引兵夜發詰朝祿山出薊城南大閱誓衆以討楊國忠爲名榜軍中曰有異議扇動軍人者斬及三族於是引兵而南祿山乘鐵輦步騎精銳煙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爲所擒戮無敢拒之者祿山先遣將軍何千年高邈將奚騎二十聲言獻射生手乘驛詣太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楊光翹出迎因劫之以去太原具言其狀東受降城亦奏祿山反上猶以爲惡祿山者詐爲之未之信也庚午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德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大臣相顧失色上遣特進畢思琛詣東京金吾將軍程千里詣河東各簡募數萬人隨便團結以拒之辛未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賊然事有逆順勢有竒變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



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  
悅壬申以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常清即日乘驛  
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守禦之  
備甲戌祿山至博陵南何千年等執楊光翹見祿山  
責光翹以附楊國忠斬之以徇祿山使其將安忠志  
將精兵軍土門忠志奚人祿山養爲假子又以張獻  
誠攝博陵太守獻誠守珪之子也祿山至藁城常山  
大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  
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  
欽湊將兵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來諸軍杲卿歸

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  
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杲卿思魯之玄孫也丙子上  
遷官斬太僕卿安慶宗賜榮義郡主自盡以朔方節  
度使安思順爲戶部尚書思順弟元貞爲太僕卿以  
朔方右廂兵馬使九原太守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  
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爲太原尹置河南節度使領  
陳留等十三郡以衛尉卿猗氏張介然爲之以程千  
里爲潞州長史諸郡當賊衝者始置防禦使丁丑以  
榮王琬爲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副之統諸軍  
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

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 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將  
飛騎曠騎及新募兵邊兵在京師者合五萬人發長  
安上遣宦者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 丁  
亥安祿山自靈昌度河以緮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  
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陷靈昌郡祿山步騎散漫人  
莫知其數所過殘滅張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至  
授兵登城衆恐懼不能守庚寅太守郭納以城降祿  
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時  
陳留將士降者夾道近萬人祿山皆殺之以快其忿  
斬張介然於軍門以其將李庭望爲節度使守陳留  
壬辰上下制欲親征其朔方河西隴右兵留守城堡  
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  
初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  
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牒真  
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  
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  
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  
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遣親客密懷購賊  
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真卿杲卿之從弟也安  
祿山引兵向滎陽太守崔無詵拒之士卒乘城者聞

鼓角聲自墜如雨癸巳祿山陷棗陽殺無訛以其將武令珣守之祿山聲勢益張以其將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為前鋒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衆戰於葵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丁酉祿山陷東京賊鼓譟自四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於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牆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愷謂御史中丞盧弈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弈許諾愷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棄愷潰去愷獨坐府中弈先遣妻子懷印間

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閑廐使入執愷弈及採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弈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愷文水人弈懷慎之子清欽緒之子也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為河南尹封常清帥餘衆至陝陝郡太守竇廷芝已奔河東吏民皆散常清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帥見兵西趣潼關賊尋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士馬相騰踐死者甚衆至潼關修完守備賊至

不得入而去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中恐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爲之備兵亦稍集祿山以張通儒之弟通晤爲睢陽太守與陳留長史楊朝宗將胡騎千餘東略地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祗禕之弟也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爲名單父尉賈賁帥吏民南擊睢陽斬張通晤李庭望引兵欲東徇地聞之不敢進而還 庚子以永王璘爲山南節度使江陵長史源洧爲之副穎

王璩爲劍南節度使蜀郡長史崔圓爲之副二王皆不出閤洧光裕之子也上議親征辛丑制太子監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倦于憂勤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淹留俟稍豐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爲矣楊國忠大懼退謂韓號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專橫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相與聚哭使三夫人說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遂寢 顏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

其黨段子光齋李愷盧弈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壬寅真卿執子光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祿山以海運使劉道玄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鹽山尉河內穆寧共斬道玄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攜道玄首謁長史李暉暉收嚴莊宗族悉誅之是日送道玄首至平原真卿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河間司法李奐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遣遊弈將訾嗣賢濟河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有衆數千或萬人共推真卿爲盟主軍事皆稟焉祿

山使張獻誠將上谷博陵常山趙郡文安五郡圍兵萬人圍饒陽 高仙芝之東征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且云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軍士糧賜上大怒癸卯遣令誠齋敕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旣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還仙芝軍白衣自效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爲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

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常清旣死陳尸蘧蔭  
仙芝還至聽事令誠索陌刀手百餘人自隨乃謂仙  
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令誠宣敕仙芝曰我  
遇敵而退死則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謂我盜滅糧  
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皆大呼稱狂其聲振地遂斬  
之以將軍李承光攝領其衆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  
翰病廢在家上藉其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  
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仍敕天下四面進  
兵會攻洛陽翰以病固辭上不許以田良丘爲御史  
中丞充行軍司馬起居郎蕭昕爲判官蕃將火拔歸

仁等各將部落以從并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  
關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田良丘良丘復不敢  
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二人爭長無所統  
壹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懈弛無鬪志 安祿山  
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振武軍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擊  
敗之子儀乘勝拔靜邊軍大同兵馬使薛忠義寇靜  
邊軍子儀使左兵馬使李光弼右兵馬使高濬左武  
鋒使僕固懷恩右武鋒使渾釋之等逆擊大破之坑  
其騎七千進圍雲中使別將公孫瓊巖將二千騎擊  
馬邑拔之開東陁關甲辰加子儀御史大夫懷恩哥

濫拔延之曾孫也世爲金微都督釋之渾部酋長世  
爲臯蘭都督顏杲卿將起兵參軍馮虔前真定令  
賈深藁城尉崔安石郡人翟萬德內丘丞張通幽皆  
預其謀又遣人語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顏真  
卿自平原遣杲卿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  
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其金吾將軍高邈  
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  
詣郡受犒賚丙午薄暮欽湊至杲卿使袁履謙馮虔  
等攜酒食妓樂往勞之并其黨皆大醉乃斷欽湊首  
取其甲兵盡縛其黨明日斬之悉散井陘之衆有頃  
高邈自幽州還且至藁城杲卿使馮虔往擒之南境  
又白何千年自東京來崔安石與翟萬德馳詣醴泉  
驛迎千年又擒之同日致於郡下千年謂杲卿曰今  
太守欲輸力王室旣善其始當慎其終此郡應募烏  
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  
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膺今且宣聲云李光弼  
引步騎一萬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  
多團練之人無堅甲利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  
解圍遁去此亦一竒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  
其團練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命

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邾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雖得洛陽終歸夷滅公若誅諸將之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使其黨韓朝陽召循朝陽至漁陽引循屏語使壯士縊殺之滅其族以別將牛廷玠知范陽軍事史思明李立節將蕃漢步騎萬人擊博陵常山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臣之得免初祿山欲自將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蔡希德將兵萬人自河內北擊常山戊申榮王琬薨贈謚靖恭太子是歲吐蕃贊普乞黎蘇籠獵贊卒子娑悉籠獵贊立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上之上

至德元載春正月乙卯朔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爲侍中張通儒爲中書令高尚嚴莊爲中書侍郎李隨至睢陽有衆數萬丙辰以隨爲河南節度使以前高要尉許遠爲睢陽太守兼防禦



使濮陽客尚衡起兵討祿山以郡人王栖曜爲衙前  
總管攻拔濟陰殺祿山將邢超然 顏杲卿使其子  
泉明賈深翟萬德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于京  
師張通幽泣請曰通幽兄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  
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  
乃教之留泉明等更其表多自爲功毀短杲卿別遣  
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  
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旣竊其功利  
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壬戌  
城陷賊縱兵殺萬餘人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

王承業使者至京師玄宗大喜拜承業羽林大將軍  
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杲卿爲衛尉卿朝命未  
至常山已陷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戶  
曹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  
耶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  
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  
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爲國討賊  
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  
并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囚之杲卿履謙比死  
罵不虛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十餘人史思明

李立節蔡希德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所  
過殘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  
等郡復爲賊守饒陽太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  
之河間司法李奐將七千人景城長史李暉遣其子  
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爲思明所敗 上命鄭子儀罷  
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  
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癸亥以光弼爲河  
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甲子加哥舒翰左  
僕射同平章事餘如故 置南陽節度使以南陽太  
守魯炆爲之將嶺南黔中襄陽子弟五萬人屯葉北

以備安祿山炆表薛愿爲潁川太守兼防禦使龐堅  
爲副使愿故太子瑛之妃兄堅王之曾孫也 乙丑  
安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却之 己巳  
加顏真卿戶部侍郎兼本郡防禦使真卿以李暉爲  
副 二月丙戌加李光弼魏郡太守河北道採訪使  
史思明等圍饒陽二十九日不下李光弼將蕃漢  
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己亥至常山  
常山團練兵三千人殺胡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謂  
思義曰汝自知當死否思義不應光弼曰汝父更陳  
行視吾此衆可敵思明否今爲我計當如何汝策可

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爲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二百里昨暮羽書已去計其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史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明日未旦先鋒已至思明等繼之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東門出戰賊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

能當歛軍道北光弼出兵五千爲槍城於道南夾呼沱水而陳賊數以騎兵搏戰光弼之兵射之人馬中矢者大半乃退小慙以俟步兵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至九門南逢壁度慙息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至逢壁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爲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餘皆三百人戍之上以吳王祗爲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賈賁前至雍丘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

安祿山逼真源令河東張巡使爲長史西迎賊巡至  
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  
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  
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賊以爲將使東擊淮陽救兵  
于襄邑破之俘百餘人拘於雍丘將殺之往見李庭  
堅淮陽兵遂殺守者潮棄妻子走故賈賁得以其間  
入雍丘庚子潮引賊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張巡  
力戰却賊因兼領賁衆自稱吳王先鋒使三月乙卯  
潮復與賊將李懷仙楊朝宗謝元同等四萬餘衆奮  
至城下衆懼莫有固志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  
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  
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  
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  
百礮環城樓堞皆盡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蟻  
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  
出兵擊之或夜縋斫營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  
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  
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初戶部尚書安思順知祿  
山反謀因入朝奏之及祿山反上以思順先奏不之  
罪也哥舒翰素與之有隙使人詐爲祿山遺思順書

於關門擒之以獻且數恩順七罪請誅之丙辰恩順  
及弟太僕卿元貞皆坐死家屬徙嶺外楊國忠不能  
救由是始畏翰 郭子儀至朔方益選精兵戊午進  
軍于代 戊 吳王祗擊謝元同走之拜陳留太守  
河南節度使 壬午以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為范陽  
長史河北節度使加顏真卿河北采訪使真卿以張  
澹為度支使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  
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  
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  
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  
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  
兵皆貯清河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  
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  
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  
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尚未訓練自保  
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諾子之請則將何為乎  
萼曰清河遣僕銜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  
以當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  
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哉真卿竒之欲與之兵  
衆以為萼年少輕慮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真卿不得

已辭之萇就館復爲書說真卿以爲清河去逆効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疆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真卿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萇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

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錄事參軍李擇交及平原令范冬馥將其兵會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于堂邑西南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恭等將二萬餘人來逆戰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衆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度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

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休養士馬真卿每  
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矣真卿不以爲嫌真  
卿以堂邑之功讓進明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  
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冬馥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  
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錄事參軍長  
安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遂克之 李光  
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  
乏草馬食薦藉光弼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將車  
者皆衣甲弩手千人衛之爲方陳而行賊不能奪蔡  
希德引兵攻石邑張奉璋拒却之光弼遣使告急於

郭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夏四月壬辰至常山與  
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甲午子儀光弼與史思  
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李立  
節殺之瑊釋之之子也思明收餘衆奔趙郡蔡希德  
奔鉅鹿思明自趙郡如博陵時博陵已降官軍思明  
盡殺郡官河朔之民苦賊殘暴所至屯結多至二萬  
人少者萬人各爲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效  
庚子攻趙郡一日城降士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收  
所獲悉歸之民大悅子儀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祿  
山太守郭獻璆光弼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恒

陽就食 楊國忠問士之可爲將者於左拾遺博平  
張縞及蕭昕鎬昕薦左贊善大夫永壽來瑱丙午以  
瑱爲潁川太守賊屢攻之瑱前後破賊甚衆加本郡  
防禦使人謂之來嚼鐵 安祿山使平盧節度使呂  
知誨誘安東副大都護馬靈謦殺之平盧遊奕使武  
陟劉客奴先鋒使董秦及安東將王玄志同謀討誅  
知誨遣使踰海與顏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真  
卿遣判官賈載齎糧及戰士衣助之真卿時惟一子  
頗纒十餘歲使詣客奴爲質朝廷聞之以客奴爲平  
盧節度使賜名正臣玄志爲安東副大都護董秦爲

平盧兵馬使

南陽節度使魯炆立柵於泚水之南

安祿山將武令珣畢思琛攻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八

唐紀三十四

起柔兆浞灘五月  
至九月不滿一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之上之下

至德元載五月丁巳炅衆潰走保南陽賊就圍之太  
常卿張垧薦夷陵太守號王巨有勇略上徵吳王祗  
爲太僕卿以巨爲陳留譙郡太守河南節度使兼統  
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南陽節度  
使魯炅國珍本犍柯夷也戊辰巨引兵自藍田出趣  
南陽賊聞之解圍走令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  
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

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慙而退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蔡希德至洛陽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萬餘人助思明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子儀至恒陽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壬午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槍歸營奔于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多爲官軍所獲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詬之曰汝數年教我反以爲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鄭數州而已萬全何在汝自今勿來見我尚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自關下來爲尚莊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今四方軍壘雖多皆新募烏合之

衆未更行陳豈能敵我薊北勁銳之兵何足深憂尚  
莊皆佐命元勳陛下一旦絕之使諸將聞之誰不內  
懼若上下離心臣竊爲陛下危之祿山喜曰阿浩汝  
能豁我心事即召尚莊置酒酣宴自爲之歌以侑酒  
待之如初阿浩乾真小字也祿山議棄洛陽走歸范  
陽計未決是時天下以楊國忠驕縱召亂莫不切齒  
又祿山起兵以誅國忠爲名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  
抗表請誅國忠翰不應思禮又請以三十騎劫取以  
來至潼關殺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  
忠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  
危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後無繼萬一  
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上  
許之使劍南軍將李福德等領之又募萬人屯灞上  
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爲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  
恐爲國忠所圖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六月癸未召  
杜乾運詣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崔乾祐在  
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  
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今始爲逆豈肯無備  
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  
速戰官軍據險以扼之利在堅守况賊殘虐失衆兵

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  
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  
李光弼亦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  
妻子以招之賊必內潰潼關大軍唯應固守以弊之  
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  
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  
翰不得已撫膺慟哭丙戌引兵出關己丑遇崔乾祐  
之軍於靈寶西原乾祐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  
隘道七十里庚寅官軍與乾祐會戰乾祐伏兵於險  
翰與田良丘浮舟中流以觀軍勢見乾祐兵少趣諸  
軍使進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  
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  
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踈  
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乾祐嚴精兵陳於其  
後兵旣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須臾伏  
兵發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  
槍槩不得用翰以羶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  
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羶車之前縱火  
焚之煙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  
中聚弓弩而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同羅

通鑑卷二百七  
精騎自南山過出官軍之後擊之官軍首尾駭亂不知所備於是大敗或棄甲竄匿山谷或相擠排入河溺死囂聲振天地賊乘勝蹙之後軍見前軍敗皆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瞬息間兩岸皆空翰獨與麾下數百騎走自首陽山西度河入關關外先爲三塹皆廣二丈深丈人馬墜其中須臾而滿餘衆踐之以度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人辛卯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榜收散卒欲復守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以百餘騎圍驛入謂翰曰賊至矣請公上馬翰上馬出驛歸仁帥衆叩頭曰公以二十萬衆一戰

棄之何面目復見天子且公不見高仙芝封常清乎請公東行翰不可欲下馬歸仁以毛繫其足於馬腹及諸將不從者皆執之以東會賊將田乾真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陽安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東平魯炁在南陽陛下留臣使以尺書招之不日皆下矣祿山大喜以翰爲司空同平章事謂火拔歸仁曰汝叛主不忠不義執而斬之翰以書招諸將皆復書責之祿山知不效乃囚諸苑中潼關旣敗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

所在守兵皆散是日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但遣李福德等將監牧兵赴潼關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壬辰召宰相謀之楊國忠自以身領劔南聞安祿山反即令副使崔圓陰具儲侍以備有急投之至是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國忠集百官於朝堂惶懷流涕問以策略皆唯唯不對國忠曰人告祿山反狀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過仗下士民驚擾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蕭條國忠使韓號入宮勸上入蜀甲午百官朝者什無一二上御勤政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京兆尹魏方進爲

御史大夫兼置頓使京兆少尹靈昌崔光遠爲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將軍邊令誠掌宮闈管鑰託以劔南節度大使潁王璩將赴鎮令本道設儲侍是日上移仗北內旣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楊國忠請焚之曰無爲賊守上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更歛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

猶聞漏聲三衛立仗儼然門既啓則宮人亂出中外  
擾攘不知上所之於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細  
民爭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又  
焚左藏大盈庫崔光遠邊令誠帥人救火又募人攝  
府縣官分守之殺十餘人乃稍定光遠遣其子東見  
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過便橋楊國忠使人焚  
橋上曰士庶各避賊求生柰何絕其路留內侍監高  
力士使撲滅乃來上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  
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  
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

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  
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上皆酬其直慰勞之衆  
皆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  
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徃徃誅之使  
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  
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  
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  
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  
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  
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

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俄而尚食舉御膳而至  
上命先賜從官然後食之令軍士散詣村落求食期  
未時皆集而行夜將半乃至金城縣令亦逃縣民皆  
脫身走飲食器皿具在士卒得以自給時從者多逃  
內侍監袁思藝亦亡去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  
賤無以復辨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  
思禮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即令赴鎮收合散卒以俟  
東討丙申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  
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太  
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

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中  
鞍國忠走至西門內軍士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揭  
其首於驛門外并殺其子戶部侍郎暄及韓國秦國  
夫人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  
之韋見素聞亂而出爲亂兵所擣腦血流地衆曰勿  
傷韋相公救之得免軍士圍驛上聞誼譁問外何事  
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  
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  
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  
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今衆



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  
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  
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  
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  
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  
玄禮等乃免冠釋甲頓首請罪上慰勞之令曉諭軍  
士玄禮等皆呼萬歲再拜而出於是始整部伍爲行  
計諤見素之子也國忠妻裴柔與其幼子晞及虢國  
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  
追捕誅之丁酉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  
以韋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謀反  
其將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請之河隴或請之靈武或  
請之太原或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蜀慮違衆心竟不  
言所向韋諤曰還京當有禦賊之備今兵少未易東  
向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上詢于衆衆以爲然乃  
從之及行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  
陛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上爲之按轡久之乃令太  
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旣不肯留某等願  
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  
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衆至數千人太子不

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且吾尚未  
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稟進止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  
倓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  
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  
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情既離不可復合雖欲  
復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  
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兩京削平四海使社  
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  
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清爲兒女之戀乎廣平  
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  
使俶馳白上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  
狀上曰天也乃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  
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  
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爲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  
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又使送東宮內  
人於太子且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俶倓皆太子之  
子也 己亥上至岐山或言賊前鋒且至上遽過宿  
扶風郡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  
制上患之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扶風上命悉  
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臨軒諭之曰朕比來衰老託任

通鑑卷一百八  
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知卿等皆蒼猝從朕  
不得別父母妻子芟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  
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  
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  
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絲以備糧若歸見父母及長  
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泣下霑襟衆皆哭  
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言良父曰去留聽卿  
自是流言始息太子旣留昔  
日漸晏此不可駐衆欲何之建寧王倓曰殿  
下昔嘗爲朔方節度大使將車倓略識其

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弟多在賊  
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  
無貳心賊入長安方虜掠未暇狗地乘此速往就之  
徐圖大舉此上策也衆皆曰善至渭濱遇潼關敗卒  
誤與之戰死傷甚衆已乃收餘卒擇渭水淺處乘馬  
涉度無馬者涕泣而返太子自奉天北上比至新平  
通夜馳三百里士卒器械失亡過半所存之衆不過  
數百新平太守薛羽棄郡走太子斬之是日至安定  
太守徐穀亦走又斬之庚子以劔南節度留後崔  
圓爲劔南節度等副大使辛丑上發扶風宿陳倉

太子至烏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至彭原募士得數百人是日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壬寅上至散關分扈從將士為六軍使穎王璵先行詣劍南壽王瑁等分將六軍以次之丙午上至河池郡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日以圓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郡長史如故以隴西公瑀為漢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採訪防禦使瑀璉之弟也 王思禮至平涼聞河西諸胡亂還詣行在初河西諸胡部落聞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沒於潼關故爭自立相攻擊而都護實從翰在北岸不死又不與火拔歸仁俱降賊上乃以河西兵馬使周泌為河西節度使隴右兵馬使彭元耀為隴右節度使與都護思結進明等俱之鎮招其部落以思禮為行在都知兵馬使 戊申扶風民康景龍等自相帥擊賊所署宣慰使薛總斬首二百餘級庚戌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守將克扶風而守之 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

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以張通儒為西京留守崔光遠為京兆尹使安忠順將兵屯苑中以鎮關中孝哲為祿山所寵任尤用事

常與嚴莊爭權祿山使監關中諸將通儒等皆受制於孝哲孝哲豪侈果於殺戮賊黨畏之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王戾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然上與張均張垍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垍爲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然賊將皆麤猛無遠略旣克長安自以爲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 李光弼圍博陵未下聞潼關不守解圍

而南史思明踵其後光弼擊却之與郭子儀皆引兵入井陘留常山太守王備將景城河間團練兵守常山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引兵逆擊之正臣大敗棄妻子走士卒死者七千餘人初顏真卿聞河北節度使李光弼出井陘即斂軍還平原以待光弼之命聞郭李西入井陘真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 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鹽池判官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

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須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太子大悅會河西司馬裴冕入爲御史中丞至平涼見太子亦勸太子之朔方太子從之鴻漸遲之族子涵道之曾孫也鴻漸漪使少遊居後葺次舍庀資儲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秋七月辛酉太子至靈

武悉命撤之 甲子上至普安憲部侍郎房瑄來謁見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垪父子受陛下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瑄宜爲相而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瑄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瑄爲文部侍郎同平章事初張垪尚寧親公主聽於禁中置宅寵渥無比陳希烈求解政務上幸垪宅問可爲相者垪未對上曰無若愛壻垪降階

通鑑卷三百六  
拜舞旣而不用故均懷怏怏上亦覺之是時均均兄  
弟及姚崇之子尚書右丞奕蕭嵩之子兵部侍郎華  
韋安石之子禮部侍郎陟太常少卿斌皆以才望至  
大官上嘗曰吾命相當徧舉故相子弟耳旣而皆不  
用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即皇  
帝位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  
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  
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徇衆心爲社稷計牋至  
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即位於靈武城南橫辟臣舞  
蹈上流涕歔欷尊玄宗爲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以

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爲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改關內採訪使爲節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  
關防禦使呂崇賁爲之以陳倉令薛景仙爲扶風太  
守兼防禦使隴右節度使郭英乂爲天水太守兼防  
禦使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  
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  
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  
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  
廷始尊勉元懿之曾孫也旬日間歸附者漸衆張良  
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時從兵單寡良娣

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蒼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 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永王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少府監竇紹爲之傅長沙太守李峴爲都副大使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彙爲之傅廣陵郡長史李成式爲都副大使豐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以隴西太守濟陰鄧景山爲之傅充都副大使應須士馬甲仗糧賜等並於當路自供其諸路本節度使號王巨等並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並任自簡擇署訖聞奏時琦珙皆不出閣惟璘赴鎮置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陽等九郡升五府經略使爲嶺南節度使領南海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經略使爲黔中節度使黔中等諸郡分江南爲東西二道東道領餘杭西道領豫章等諸郡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



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彙秩之弟也

安祿山使孫孝哲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駙馬等於崇仁坊剗其心以祭安慶宗凡楊國忠高力士之黨及祿山素所惡者皆殺之凡八十三人或以鐵梃搗其腦蓋流血滿街已已又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 庚午上皇至巴西太守崔渙迎謁上皇與語悅之房瑁復薦之即日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韋見素為左相渙玄暉之孫也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忠王遊忠王為太子泌已長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常謂

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後得歸隱居潁陽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同羅突厥從安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甲戈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廐馬二千匹逃歸朔方謀邀結諸胡盜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眾 賊遣兵寇扶風薛景仙擊却之 安祿山遣其將高嵩以敕書繒綵誘河隴將士大震關使郭英乂

擒斬之 同羅突厥之逃歸也長安大擾官吏竄匿  
獄囚自出京兆尹崔光遠以爲賊且遁矣遣吏卒守  
孫孝哲宅孝哲以狀白祿山光遠乃與長安令蘇震  
帥府縣官十餘人來奔已卯至靈武上以光遠爲御  
史大夫兼京兆尹使之渭北招集吏民以震爲中丞  
震瓌之孫也祿山以田乾真爲京兆尹侍御史呂諲  
右拾遺楊綰奉天令安平崔器相繼詣靈武以諲器  
爲御史中丞綰爲起居舍人知制誥上命河西節度  
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  
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

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  
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慙即白宰如數  
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  
軍司馬李栖筠發精兵七千人勵以忠義而遣之  
敕改扶風爲鳳翔郡 庚辰上皇至成都從官及六  
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  
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玄宗已幸蜀復以  
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  
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  
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

通鑑卷三百八  
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  
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  
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  
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慙  
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賊  
轆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  
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  
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  
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留  
不敢復出頃之賊步騎七千餘衆屯白沙渦巡夜襲

擊大破之還至桃陵遇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  
別其衆媯檀及胡兵悉斬之滎陽陳留脅從兵皆散  
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 河北諸郡  
猶爲唐守常山太守王侑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  
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朔方兵三千  
人諸將遣使者宗仙運帥父老詣信都迎承恩鎮常  
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  
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頃屬車駕南  
遷李大夫收軍退守晉陽王太守權統後軍欲舉城  
降賊衆心不從身首異處大將軍兵精氣肅遠近莫

通鑑卷三百  
敵若以家國爲念移據常山與大夫首尾相應則洪  
勲盛烈孰與爲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旣陷  
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  
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成恩報國競相結  
聚屯據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與朔方  
甲士三千餘人相參用之足成王事若捨要害以授  
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倒持劔戟取敗之道也承恩  
竟疑不決承恩承玘之族兄也是月史思明蔡希德  
將兵萬人南攻九門旬日九門僞降伏甲於城上思  
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墜城鹿角傷其左脅夜奔博

陵 顏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真卿爲工部尚  
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採訪處置使并致赦  
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河北諸郡又遣人頒於  
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  
益堅矣 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  
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八月壬午朔以子儀爲  
武部尚書靈武長史以李光弼爲戶部尚書北都留  
守並同平章事餘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  
太原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朝廷遣侍  
御史崔衆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衆侮易承業光弼

素不平至是敕交兵於光弼衆見光弼不爲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斬之軍中股栗 回紇可汗吐蕃贊普相繼遣使請助國討賊宴賜而遣之 癸未上皇下制赦天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遣錄事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於上皇以爲今方用兵財賦爲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即以琦爲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 史思明再攻九門辛卯克之所殺數千人引兵東圍藁城李庭望將蕃漢二萬餘人東襲寧陵襄邑夜去雍丘城三十里置營張巡帥短兵三千掩擊大破之殺獲

大半庭望收軍夜遁

癸巳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

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丁酉制自今改制敕爲

誥表䟽稱太上皇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

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己亥上皇臨軒命

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 辛

丑史思明陷藁城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

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又以

山車陸船載樂往來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

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

見而悅之旣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

舞馬犀象皆詣洛陽

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

食不耻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彈耳目之玩窮聲技之巧自謂帝王

高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已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鑿輿

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祿山宴其群臣於凝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

碧池盛奏眾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歔泣下賊皆露刃

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

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祿山聞嚮日百姓乘

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

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支

蔓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民間

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

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

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

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

至于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為敵壘賊兵力

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

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

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九月壬子史思明  
圍趙郡丙辰拔之又圍常山旬日城陷殺數千人  
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眾寡

弱屢逢寇盜倭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  
或過時未食倭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  
以倭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  
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  
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  
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  
若建寧大功旣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  
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俶爲  
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倭聞之謝泌曰此固  
倭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

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  
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  
服之入謝上笑曰旣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  
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  
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置  
元帥府於禁中俶入則泌在府泌入俶亦如之泌又  
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  
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爲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  
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  
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

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  
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俶與泌掌之 阿史那從  
禮說誘九姓府六胡州諸胡數萬衆聚於經略軍北  
將寇朔方上命郭子儀詣天德軍發兵討之左武鋒  
使僕固懷恩之子玠別將兵與虜戰兵敗降之既而  
復逃歸懷恩叱而斬之將士股栗無不一當百遂破  
同羅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  
幽王守禮之子承寀爲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于回  
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  
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  
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可以贍軍  
上從之戊辰發靈武 內侍邊令誠復自賊中逃歸  
上斬之 丙子上至順化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  
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  
危遽爲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寘寶冊於別殿朝夕  
事之如定省之禮上以韋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  
素聞房瑄名虚心待之瑄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  
爲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瑄瑄亦以天下爲已  
任知無不爲專決於胷臆諸相拱手避之 上皇賜  
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



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  
戰功者賞之良娣自閤中言曰鄉里之舊何至於  
是上曰先生爲社稷計也遽命撤之建寧王俊泣於廊  
下聲聞於上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  
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  
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惡李泌及倓上嘗從容與泌  
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  
曰陛下方定天下柰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  
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  
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

豈是時朕弗保朝夕朕之全恃天幸耳林甫亦惡卿  
但未及害卿而死耳柰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所以  
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  
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意必以  
爲用韋妃之故內慙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  
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  
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  
不已它夕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  
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  
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

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  
從之南詔乘亂陷越雋會同軍據清溪關尋傳驃  
國皆降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唐紀三十五

起柔兆淵灘十月盡彊  
圍作噩閏月不滿一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上

至德元載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既上發順化  
癸未至彭原初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  
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  
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  
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第五  
琦見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沂江漢而上  
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尋

通鑑卷三百九  
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權鹽法用以饒房  
瑄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  
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瑄以爲南  
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瑄以爲攝御史  
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瑄有隙且曰晉  
用王衍爲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瑄專爲  
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  
比也陛下用爲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瑄在南朝佐  
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仍置陛下於沙  
塞空虛之地又布私黨於諸道使統大權其意以爲

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已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爲乎  
上由是疎之房瑄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  
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  
瑄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爲副戶部侍郎  
李楫爲行軍司馬給事中劉秩爲參謀旣行又令兵  
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瑄悉以戎務委李楫劉秩二人  
皆書生不閑軍旅瑄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  
我劉秩瑄分爲三軍使裨將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  
入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  
入光進光弼之弟也以賀蘭進明爲河南節度使

通鑑卷一百九  
二

穎王璲之至成都也崔圓迎謁拜於馬首璲不之止圓恨之璲視事兩月吏民安之圓奏罷璲使歸內宅以武部侍郎李峘爲劍南節度使代之峘峴之兄也上皇尋命璲與陳王珪詣上宣慰至是見上於彭原延王玠從上皇入蜀追車駕不及上皇怒欲誅之漢中王瑀救之乃命玠亦詣上所甲申令狐潮王福德復將步騎萬餘攻雍丘張巡出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賊遁去房瑄以中軍北軍爲前鋒庚子至便橋辛丑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卯瑄自以南軍戰又敗楊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上聞瑄敗大怒李泌爲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瑄如初以薛景仙爲關內節度副使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回紇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皆來見上於彭原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尹子奇圍河間四十餘日不下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二千人救河間思明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奐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暉赴

湛水死思明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樂安即時舉郡降又使其將康沒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兵未至顏真卿知力不敵壬寅棄郡渡河南走思明即以平原兵攻清河博平皆陷之思明引兵圍烏承恩於信都承恩以城降親導思明入城交兵馬倉庫馬三千匹兵五萬人思明送承恩詣洛陽祿山復其官爵饒陽裨將束鹿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并力圍之外救俱絕太守李系窘迫赴火死城遂陷思明擒興立於馬前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因

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群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爲之臣乎僕有短策足下能聽之乎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鷲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爲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命張於木上鋸殺之詈不絕口以至於死賊每破一城城中人衣服財賄婦人皆爲所掠男子壯者使之負擔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戲殺之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

通鑑卷三百九  
鎮之思明還博陵尹子奇將五千騎度河略北海欲南取江淮會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子奇聞之遽引兵歸 十月戊午回紇至帶汗谷與郭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及叛胡戰於榆林河北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子儀還軍洛交 上命崔渙宣慰江南兼知選舉 令狐潮帥衆萬餘營雍丘城北張巡邀擊大破之賊遂走 永王璘幼失母爲上所鞠養常抱之以眠從上皇入蜀上皇命諸子分總天下節制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爲不可上皇不聽璘領四道節

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璘生長深宮不更人事子襄城王瑒有勇力好兵有薛鏐等爲之謀主以爲今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數千里宜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覲于蜀璘不從江陵長史李峴辭疾赴行在上召高適與之謀適陳江東利害且言璘必敗之狀十二月置淮南節度使領廣陵等十二郡以適爲之置淮南西道節度使領汝南等五郡以來瑱爲之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 安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

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百里廬舍林木皆盡暮年救兵不至祿山使阿史那承慶益兵攻之晝夜死鬪十五日城陷執愿堅送洛陽祿山縛於洛濱冰上凍殺之上問李泌曰今敵彊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

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

舉俟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爲先生除害  
泌曰何也俟以良娣爲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  
姑置之勿以爲先俟不從 甲辰永王璘擅引舟師  
東巡沿江而下軍容甚盛然猶未露割據之謀吳郡  
太守兼江南東路採訪使李希言平牒璘詰其擅引  
兵東下之意璘怒分兵遣其將渾惟明襲希言於吳  
郡季廣琛襲廣陵長史淮南採訪使李成式於廣陵  
璘進至當塗希言遣其將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閻敬  
之將兵拒之李成式亦遣其將李承慶拒之璘擊斬  
敬之以徇景曜承慶皆降於璘江淮大震高適與來

璘韋陟會於安陸結盟誓衆以討之 于闐王勝聞

安祿山反命其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上嘉  
之拜特進兼殿中監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  
不下乃置杞州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  
數萬人而張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  
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  
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  
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  
日楊朝宗至寧陵城西北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  
破之斬首萬餘級流尸塞汴而下賊收兵夜遁敕以



通鑑卷三十九  
巡爲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號王巨  
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  
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 是歲置北海節  
度使領北海等四郡上黨節度使領上黨等三郡興  
平節度使領上洛等四郡 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  
宣威制勝金天天成等軍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初林邑王范真龍爲其臣摩訶漫多伽獨所殺盡滅  
范氏國人立其王頭黎之女爲王女不能治國更立  
頭黎之姑子諸葛地謂之環王妻以女王  
二載春正月上皇下詔以憲部尚書李麟同平章事

總行百司命崔圓奉詔赴彭原麟懿祖之後也 安

祿山自起兵以來日漸昏至是不復賄物又病疽性  
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或時殺之旣  
稱帝深居禁中大將希得見其面皆因嚴莊白事莊  
雖貴用事亦不免箠鬪豎李猪兒被撻尤多左右  
人不自保祿山嬖妾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爲  
後慶緒常懼死不知所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  
者時不可失慶緒曰兄有所爲敢不敬從又謂猪兒  
曰汝前後受撻寧有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猪兒  
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猪兒執刀直入帳

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撼  
帳竿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掘牀下深數  
尺以氈裹其尸埋之誠宮中不得泄乙卯旦莊宣言  
於外云祿山疾亟立晉王慶緒爲太子尋即帝位尊  
祿山爲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  
恐衆不服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爲樂兄事莊以爲  
御史大夫馮翊王事無大小皆取決焉厚加諸將官  
爵以悅其心 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  
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  
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  
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此  
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  
亦必未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此先生深知  
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  
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  
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給事太子宫上委  
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  
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俶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  
惡二人譖之於上曰俶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  
上怒賜俶死於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謀去

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  
爲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俟平京師則去  
還山庶免於患俶曰先生去則俶愈危矣泌曰王但  
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爲上謂  
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  
則無官以賞之柰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  
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  
子孫至於周隋皆然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  
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  
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  
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  
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無  
所不爲曷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  
不反矣爲今之計俟天下旣平莫若䟽爵土以賞功  
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  
哉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上聞安西北庭及  
拔汗那大食諸國兵至涼鄯甲子幸保定 丙寅劔  
南兵賈秀等五千人謀反將軍席元慶臨邛太守柳  
弈討誅之 河西兵馬使蓋庭倫與武威九姓商胡  
安門物等殺節度使周泌聚衆六萬武威大城之中

通鑑卷三百九  
小城有七胡據其五二城堅守度支判官崔稱與中使劉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 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牛廷介自范陽引兵共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團練烏合之衆不滿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旣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

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至廣陽別將慕容溢張奉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人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善穿地道賊於城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止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

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爲備光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搯之以木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 慶緒以尹子奇爲汴州刺史河南節度使甲戌子奇以歸檀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

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請公爲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 出於巡賊遂夜遁 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丁丑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爲內應 初平盧節度使劉正臣自范陽敗歸安東都護王玄志鳩殺之祿山以其黨徐歸道爲平盧節度使玄志復與平盧將侯希逸襲殺之又遣兵馬使董秦將兵以葦筏度海與大將田神功擊

平原樂安下之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以秦爲平原  
太守 二月戊子上至鳳翔 郭子儀自洛交引兵  
趣河東分兵取馮翊己丑夜河東司戶韓旻等翻河  
東城迎官軍殺賊近千人崔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  
兵攻城且拒官軍子儀擊破之乾祐走子儀追擊之  
斬首四千級捕虜五千人乾祐至安邑安邑人開門  
納之半入閉門擊之盡殪乾祐未入自白逕嶺亡去  
遂平河東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  
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上自散關通表成  
都信使駱驛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  
日夜不絕西師憇息既定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之  
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歸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  
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  
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  
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彊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  
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  
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  
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  
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  
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

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兵馬使郭英乂軍東原王難得軍西原丁酉安守忠等寇武功郭英乂戰不利矢貫其頤而走王難得望之不救亦走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戒嚴李光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安慶緒以史思明爲范陽節度使兼領恒陽軍事封媯川王以牛廷介領安陽軍事張忠志爲常山太守兼團練使鎮井陘口餘各令歸舊任募兵以禦

官軍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戊戌永王璘敗死其黨薛鏐等皆伏誅時李成式與河北招討判官李銑合兵討璘銑兵數千軍于揚子成式使判官裴茂將兵三千軍于瓜步廣張旗幟列于江津璘與其子瑒登城望之始有懼色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隳不如及兵鋒未交早圖去就不然死於鋒鏑永爲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渾惟明奔江寧馮季康奔白沙璘憂懼不知所出其夕江北之軍多列炬火





但念諸君捐軀命膏草野而賞不酬勲以此痛心耳  
將士皆激勵請奮巡遂椎牛大饗士卒盡軍出戰賊  
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賊乃大潰  
斬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三千餘人逐之數十里明日  
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  
賊攻圍不輟 辛未安守忠將騎二萬寇河東郭子  
儀擊走之斬首八千級捕虜五千人 夏四月顏真  
卿自荆襄北詣鳳翔上以爲憲部尚書 上以郭子  
儀爲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使將兵赴鳳翔庚寅李  
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儀使其將僕固

懷恩王仲昇渾釋之李若幽等伏兵擊之於白渠留  
運橋殺傷略盡歸仁游水而逸若幽神通之玄孫也  
子儀與王思禮軍合於西渭橋進屯潼西安守忠李  
歸仁軍於京城西清渠相守七日官軍不進五月癸  
丑守忠僞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爲長蛇  
陳官軍擊之首尾爲兩翼夾擊官軍官軍大潰判官  
韓液監軍孫知古皆爲賊所擒軍資器械盡棄之子  
儀退保武功中外戒嚴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  
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  
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

通鑑卷三百九  
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房瑄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瑄多稱病不朝謁不以職事爲意日與庶子劉秩諫議大夫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以是大招權利御史奏庭蘭贓賄丁巳罷瑄爲太子少師以諫議大夫張鎬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人爲道場於內晨夜

誦佛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安人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 庚申上皇追冊上母楊妃爲元獻皇后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炆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直錢數百餓死者相枕籍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偕往賊畏其銳不敢逼城中自謂望絕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爲之至襄陽取糧以千人運

糧而入賊不能遏炁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而出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炁扼其衝要南夏得全 司空郭子儀詣闕請自貶甲子以子儀爲左僕射 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旣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 六月癸未田乾真圍安邑會陝郡賊將楊務欽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承光以兵應之務欽殺城中諸將不同已者翻城來降乾真解安邑遁去 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用礮壬辰敕免死以白衣於陝郡効力中書舍人賈至不即行下上表以爲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若縱去榮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其

人不可守然則他無去榮者何以亦能堅守乎陛下  
若以礮石一能卽免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其徒  
寔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  
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今惜一  
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不亦其傷  
益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  
亂於富平而治於陝郡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  
伏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下其事  
令百官議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爲法者天地大典  
帝王猶不敢擅殺而小人得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人主

也去榮旣殺人不死則軍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謂無  
憂所在暴橫爲郡縣者不亦難乎陛下爲天下主愛  
無親疎得一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於律殺本縣  
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  
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  
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  
法邪今陝郡雖要不急於法也有法則海內無憂不  
克况陝郡乎無法則陝郡亦不可守得之何益而去  
榮末技陝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國家乃爲之輕  
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之

至曾之子也 南充土豪何滔作亂執本郡防禦使  
揚齊魯劔南節度使盧元裕發兵討平之 秋七月  
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克高密琅邪殺賊二萬餘人  
戊申夜蜀郡兵郭千仞等反六軍兵馬使陳玄禮  
劔南節度使李峘討誅之 壬子尹子奇復徵兵數  
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號王巨  
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得既而濟  
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  
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  
睢陽將士死不加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

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鬪遂爲賊所圍張巡乃修守  
具以拒之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  
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豫於城鑿三穴候梯將至於  
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  
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鐵籠盛  
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  
上棚閣鉤之所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末置連鑠鑠  
末置大鑠搦其鉤頭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  
縱車令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  
鑠賊又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巡

通鑑卷三百九  
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積十餘日  
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  
救經二十餘日火方滅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  
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  
巡亦於內作壕以拒之 丁巳賊將安武臣攻陝郡  
楊務欽戰死賊遂屠陝 崔渙在江南選補冒濫者  
衆八月罷渙爲餘杭太守江東採訪防禦使 以張  
鎬兼河南節度採訪等使代賀蘭進明 靈昌太守  
許叔冀爲賊所圍救兵不至拔衆奔彭城 睢陽士  
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巡守

東北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士攻  
城者巡以逆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爲巡死戰前後  
二百餘人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  
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感巡乃令南霽雲將  
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霽雲出城賊衆數萬  
遮之霽雲直衝其衆左右馳射賊衆披靡止亡兩騎  
旣至臨淮見進明進明曰今日睢陽不知存亡兵去  
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  
旣拔即及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能不救進明愛霽  
雲勇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

進軍卷之九  
三  
濂慨泣且語曰霽雲來時睢陽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疆兵觀睢陽陷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日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徃徃為泣下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閏月戊申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房瑄為相惡賀蘭進明以為河南節度使以許叔冀為進明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

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銳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為叔冀所襲也 戊辰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 辛未御史大夫崔光遠破賊於駱谷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渭橋殺賊守橋者千人乘勝至苑門賊有先屯武功者聞之奔歸遇於苑北合戰殺伯倫擒椿送洛陽然自是賊不復屯武功矣賊屢攻上黨常為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